



我與文學



K825.6/52

輯特念紀週一學文

學 文 與 我

編華東傅 鐸振鄭

本书根据生活书店1934年版复印

18

B
12

我 与 文 学

郑振铎 傅东华编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1年6月 1-28000 (13-1) 定价 1.10元

引言

本刊這次徵文，一因時間匆促，二因諸作家通訊地址不能周知，與原來力求普遍的本意當然還相差很遠。但結果還能得到這數十篇文字來發表，也就不得不感欣幸了。

這數十位作家在文學活動上各有各的不同經驗，他們對於文學的態度和見解當然不能完全一致。但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共同點：其一，各人所發表的意見都是自己對於文學親切體驗的結果；又其一，各人之與文學發生因緣或中途轉變態度，無不由於某種外在的戟因所促成。我們由這重視體驗和自覺戟因兩個共同傾向上，就可看出我們的文壇已於冥冥之中差不多一致進入新文學發展的另一階段了。在這意義上，我們這次徵文，實於無意之中盡了一點文學史的使命，不止是湊湊熱鬧而已。還有不少篇數，簡直是各作家文學生活的詳細自傳，料想到了百數十年之後，這些文章也許要成為文學史的珍貴資料，我們又怎能忽視呢？

我們這次的徵文信，一共發出二百封，遺漏的當然不少。現在收到的已有四分之一，我們對於執筆者謹致謝意。

來文除三數篇外本都沒有題目，我們爲求醒目起見，各篇代它擬上一個，如有不妥之處，仍以原文作正，請作者與讀者不要見怪。

現在的編排以來稿收到的先後爲序。

——編者 廿三年六月十五日

目次

我對於文學的理解與經驗	小 默	一
我投到文學圈裏的初衷	白 薇	九
文學於我是業餘工作	王西微	二五
我的文學趣味	錢歌川	二九
文學有「我」	余冠英	三三
我怎樣與文學發生關係	葉 紫	四三
文學於我是無緣的	陳子展	四四
我希望在文學園地裏重執犁鋤	甘乃光	四四
苦難使我接近了文學	奚 如	四四
我在文學方面的失敗	徐懋庸	五五
追求藝術的苦悶	劉大杰	五五
我曾經穿怎樣緊的鞋子	茅 盾	六六
關於文學	孫 用	六六
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	艾 蕪	六六

我不願意放棄文學	黎錦明	四
我希望能夠不再提筆	巴金	七
我對作品的個人方面較有興味	張夢麟	九
第一個批評家介紹我的是一本「禮拜六」	歐陽山	八
我要做一個勤戀的園丁	趙景深	九
我最近對於文學的感想	鄭伯奇	一〇三
使我對文學發生興趣的第一部書	趙家璧	一〇五
兩個感想	金兆梓	一〇六
我是個外行人	王文慧	一二
我不願坐這把交椅	草明	一六
我的轉變	孫復工	二三
最初和外國文學接觸是在日本	楊驥	一六
我的「印詩小記」	卞子琳	一四
關於「大眾文學」的兩個疑問	高滔	一四
我怎樣走上學習文藝批評的路	王淑明	一五
我的作品產量稀少的原因	蹇先艾	一五
我對於文學的一個認識	伍蠡甫	一六
我要求活人的文學	林庚	一五

要做文學家是不容易的	段可情	一六
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	孫席珍	一七
從李涵秋到郭沫若	洪爲法	一七
從讀「水滸」到編副刊	黎烈文	一八
這算是我的懺悔錄	紺弩	一九
我怎樣寫「我的母親」	盛成	一九
不應把文學看得太狹小	周輔成	二〇
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訓	何穀天	二〇
一個學習者底自白	汪倜然	二六
我的寫作的態度	陳醉雲	二〇
我的告白	靳以	二七
天才是長久的忍耐	于寶戾	二九
我並非有意選擇文學	蕭乾	三〇
我對韻文之見解	龍榆生	三四
我與翻譯	顧仲彝	四二
「曾鞏式」的文人	周木齋	四七
我爲新文學奮鬥的經過	吳文祺	五〇
理想主義者時代的回憶	胡風	五七

我只能做一個看戲的	畢樹棠	二六八
文學於我只是客串	孫毓棠	二七五
我的中年的悲哀	黃樹輝	二七八
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	沈從文	二八一
我的小說譯作的經驗與理解	張友松	二八六
我對於翻譯工作的希望	馬宗融	二九〇
一個失敗者的警告	朱光潛	二九三
我主張多學習	穆木天	二九六
我對文學的三個希望	張申府	三〇〇

我對於文學的理解與經驗

小 默

「我」與「文學」久已在藕斷絲連的狀態中，不意最近竟是墜歡重拾。

我不敢把文學當作「夢」或「酒」看待，牠自有牠的偉大的社會使命。然而，說來慚愧，於我牠曾經以「夢」和「酒」的姿態出現。我是昨夜與明朝間的男人和女人們中的一個，以自己的階級之沒落證明歷史的必然，這一個冷酷的真理決定了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命運，牠的鐵掌我是感覺到意識到了，至今我還是掙扎着，想從那裏解放出來。我的這種命運和我與牠的掙扎，轉而決定了我對文學的理解和我的創作——假如可稱做創作的話——的作風。

對於現狀之不滿，使人們感覺到現實生活之像沙漠般枯燥，污泥般的醜觀，而想由夢得到調劑。酒也是導入暫時離開塵俗而入於縹緲之境的引旂。同時，為社會的枷鎖——禮教、法律、道德等——所束縛的所謂醜惡的真我，在平時經過意識的檢查——忽我用一句佛羅乙德的辭句吧——而低首帖耳，也在夢的境界而得到暫時的解放，酒泉裏之沐浴也使這個真我或多或少的裸露出來，釋去一些靈魂上的重負。

我曾做了許多許多的夢，瑰奇，溫馨，醜惡，卑鄙一切形相的夢。酒杯也曾一度是我常相過從的舊侶，我不是嗜酒成癖的人，但總常想借仗酒的法力，使我在非睡眠時也踏入夢的園地。

文學——無論是文學之創作或欣賞——對於像我那樣命運的人們，從某方面說來，帶有夢或酒的意味。即以文學的欣賞而論，閱讀歌德的浮士德的時候，我們有時如蒙薄醉，有時遨遊在幽奇的夢鄉裏，有時附着理想的皚白的雙翼飛翔，有時見着自己的靈魂的黑暗面之寫照。浮士德以下的名作或多或少總帶有這種魔力，然後才使讀者起情緒的共鳴，甚或感到自己與書中人物合而為一。戲劇愈把這種境界具體化，牠的訴動之力也愈大。

喝上了幾杯之後，帶着酒光的眼睛，似乎籠了一層薄紗，眼前的人和物，以至整個宇宙，過去和未來都似乎變色了，或者無邪地縱笑，或者頻發微歎以至啜泣，或者滔滔的娓娓的長談，在恍惚這樣的境界裏，文學便產生出來。從某方面說來，文學是作者的白日夢，作者自己半酣中的談吐。當然，這夢的情節怎樣，把現實表現或歪曲的程度怎樣，還視乎現實本身怎樣而定。酒後的哀樂也視乎飲者的身世遭遇而定。故縱把文學當作夢和酒看待，從那裏也可以看出牠的社會的實質來。

以上是說我對於文學的一部分的理解，現在想說我自己文學中的經驗。

像大多數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舊家子弟那樣，我多少受點舊文學的陶冶。但是，童年時導引我走上文學的道路的，却不是韓柳歐蘇的古文，漢魏盛唐的詩歌，而是李義山的無題詩，龔定庵的七絕雜詩，南唐二主，納蘭容若的詞，桃花扇傳奇，紅樓夢，花月痕那樣的小說，當時大抵還染了一點才子氣，不過我對於牠們之愛好也由於牠們適合於長在貧病多故的家庭的青年的脾胃。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我甚至愛念飲水詞受到有點發狂，那時也就是我喝酒談女人的頹廢時期了。在這種影響之下，因為我親炙的父執輩，有許些是斗方名士，我自然而然也哦起古今體的舊詩來。後來雖也學人做新詩，有個時候且絕對不用韻，但始終對於這些舊骸骨有點迷戀，做起詩或散文來，也帶了不少的舊的詞藻。到最近還有一個時期，舊調重彈，做了好幾首的七言詩鬧着玩。

與西洋文學的接觸，正如到一個饒有異鄉情調的地方，或嘗了一盃 Curacao（法國名酒，或Tokaja，匈牙利名酒）那樣，我的文學的夢，對於文學的沈醉有點異樣，同時文學興趣也濃厚起來。最初給我印象最深，和引起我對西洋文學崇拜的英文作品是華盛頓歐文的

Sketch Book，我愛牠的瑰奇的想像力和幽奧的詞藻，我把這本書念完之後，趕把我在中國能買得到的歐文的別的作品都讀了一遍。

但是，不久，新文學運動的巨潮翻騰湧至了，我因為學做新詩的緣故，開始對西洋詩發生興趣，基慈，雪萊，擺倫，窩茨威士，泰戈爾等等成為當時讀詩的人的偶像，我讀他們的作品雖不多，然也受了相當的感動。不過，我所喜歡的却是洛塞諦（Rossetti）斯文本（Swinnburne）莫理斯（Morris）等英國小名家，及美國的阿倫·坡。這些英國詩人的作品，我久已拋在一邊了，牠們只留給我模糊的印象，——具有古埃及的圖畫那樣斑斕而幽暗的顏色，和老去的紫藤花那樣的暗香的夢境，使我捲戀的不獨是阿倫坡的詩，而且是他的詩的散文。帶有溫柔的恐怖性的魔魔是我從他的作品中感到的滿足。梅特林克的戲劇，有一個時期也是我的親昵的伴侶，實在我把牠當作詩那樣的溫存。牠的滿着宿命論意味的傷感，沈默而敏銳，像秋夜的夢那樣輕壓着我的心頭，同時又使我感到涼夜酒醒後的孤獨和空虛。

在小說方面我特別與俄國的小說有緣，就中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病態的長篇小說尤其是我恩物。俄國特殊社會的黑影在個人的靈魂的黑影上反映出來，造成了瘋癲殘酷的男性，歇斯的里亞式的女性的型，以噩夢的姿態呈現。牠的表現的形式是比法國的寫實派的小說較為

神祕，而同時較為裸赤。這種 Paradox 也就是俄國人的特性。

當我最熱烈地做新詩的時候，我一時間受了法國惡魔派——特別是布特萊爾——的麻醉，decadent 一字成了我當時的口頭禪。我不獨發見了新的幽艷的詞藻，而且隨着他的象徵的魔杖的指引，墜入使人發生官能的滿足和靈魂顫慄的雰圍中。

厭倦現實的人不一定要找尋美的圓滿的夢，有時他們偏要想從理想的痛苦或悲哀得到麻醉和淨化。悲劇比較上能搔到他們的心的癢處。甚或他們起了一種反動，要找尋一種理想的醜惡，拿這現實的自我來作踐，這一種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交織，就造成了惡魔派的文學和對於這種文學的嗜痂之癖（不消說，社會的背景是牠們的最後的原因）。我們知道一樁現實的事物，入了夢的門閥，常化做較簡單而具體的別物。這種變化似乎不合理而又相關連。因為牠們所引起的印象和牠們的訴動力是相彷彿。象徵文學似可作如是觀，到了社會的條件已使文學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時候，象徵主義便成為時代的驕子。我當時沈湎於這派文學的空杯裏，自不是偶然的事，綜合一句話，我的嗜好之由浪漫的，寫實的 Morbid 的文學，而轉到象徵的 decadent 的文學去，息息都與我個人的處境的變化及時代的流轉有關，而且具有同感的，恐怕還有許多許多人吧？

我雖曾在詩壇上塗過鴉，從俳句式的短歌以至千餘言的長詩都胡湊過一下，但不曾出過專集，更談不到「登龍」了。說起自己創作的經驗來，真是淺薄得可笑，不過關於新詩的創作，也有幾句想說的話。

我最初做新詩的時候，秦戈爾以至冰心女士對我的影響，無可諱言，輕婉清麗像園丁集和春水那樣的格調成爲我所欲模擬的典型。但不久我便拋棄這淡而單調像葡萄酒那樣的詩體。魯拜集，烏鴉，惡的花那樣的不康健的格調先後支配了我的詩的創作。我的生活經驗既單純和限於局部，我的作品談不到內容，所寫的當然也是抒情詩居多，而且當時還不會在戀愛的軟網裏翻過筋斗，熱烈或悲哀到淋漓盡致的抒情詩，也不是我能哦出來的。不過，我對於音樂和繪畫雖是門外漢，然想像力倒還有點，感官也頗敏銳。對於色和香似乎特別有點辨別和表現的能力。但是，我所喜歡的也是帶有病態的色和香。我也曾企圖以利那間或經過回潮的感官所得的絲縷表現情感或一種事物的形態。我又曾想把這種花架透過情感和想象的夢化的機杼紡織和渲染成一種特殊的雰圍，打擊讀者的感官，而起相髣髴的夢的顫動。因爲我的憂鬱性的傾向之故，這種雰圍便常是幽暗而帶着病氣。這樣的詩或者不會使人發生深刻

明確的印象，但是牠不是沒有靈魂，而只是訴動於靈魂的黑暗的方面。我最近曾有這樣的兩句詩「埃及艷屍般的新詞，病癩婦人的黯紅的唇脂，」正是描摹我當時的詩的情調。

新俄文學輸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壇像受了一顆炸彈那樣，從唯美，頹廢的夢中醒過來，我當然也不是例外。我曾有以工業文明，農村生活為詩的題材的企圖。但同時，我的興趣轉向於社會科學方面，殘餘的文學的興趣，只留在文學批評——文學的社會的解釋——方面。詩的創作暫時放棄。

至於以詩的外形論，我是主張不必齊整，不必用腳韻，而節奏一準諸自然。所以新詩人中如徐志摩，聞一多等名家的詩，在形式上也不合我的脾胃，當時比較上喜歡的還是朱自清的毀滅和徐玉諾的描敘農村的詩。我自己的詩也是不整齊而無韻的居多。

我對於文學是沒有下過苦工夫，近來更少觸及文學的書籍，故文學批評雖是我始終興趣所在，但談起來也是一知半解。文學的社會的性質，具有社會的使命，可作而且應作為宣傳之具——當然是文學的宣傳，而不是標語口號的宣傳——我是絕對承認的。……

年來我的生活已稍為向多方面發展了，我所見的人物——雖然大多數仍是屬於同一範疇

——也繁異起來。文學於我固已不是夢或酒，而且我還想較具體較接近社會的文學的形式——小說，來表現我新累積起來的生活經驗。這種嘗試的成敗雖不可知，但總不至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吧。